

## 中年的旅行



水乡。周文涛 摄

汤琴

我从来不要羡慕别人去哪儿哪儿玩，无论朋友圈晒出的图有多美。因为每个出行的人都非常不容易，到达目的地之前大都历尽折腾折磨。所以，我也由衷敬佩那些热爱旅行的人，他们要么是体格特别健壮，要么是意志特别坚强，而我，除了欢喜美与好奇心，这两者都不具备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外出，不想旅行。就像那一天，不想不想辜负一场秋光，不想不想浪费一个周末吗，早上5点多起床，坐了50分钟车到温州南，等了1个小时后，又坐了2个多小时动车到衢州。本来要继续坐2个多小时到婺源篁岭。可是导游把我们拉到衢州先吃中饭。10点30分的中饭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吃不下去。然后旅游车和说好的车完全不一样，有团友提出要换。导游沟通许久也没明确答案。于是大家站在饭店门口等。

这还是去程，第二天的返程，从篁岭坐车4小时到金华，从金华坐动车1个半小时到温州是夜里10点40分，然后要坐1个小时车才到家。

要有怎样的风景才能当得起这么辛苦的过程？所以，我们经常见到风景时感到太平常。婺源篁岭是一座山，与中国大部分的山一样，有蓝天、梯田、绿树，还有到处撒金的阳光。当然，山里有颇具特色的黑瓦白墙建筑，还有晒秋这种民俗。豪爽秋光下，红的辣椒、黄的玉米，放在几十个圆大的箩里，被太阳晒了一遍又一遍，再被游客的看潮湿了一遍又一遍。狭小的天街上，慕中国最美农村之名而来的游客挤了又挤，大家把这点单薄瘦弱的特色晒了一遍又一遍。

倒是夜晚的篁岭，安静清旷，山风闲凉地吹，溪水脆爽地淌出响声，灯火高处是楼台，低处有人家。在街上、转角、石阶随意逛，遇见一株胡桃树，几丛番薯藤，两盏红灯笼。没有很多人，也没有很多店铺，因为在深山，所以喧闹不太会在深夜找来。也许这一辈子只会来这里一次，因为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随意重来某个地方，就像不敢随意反复看一部电影、一本书。当然，有些电影、书，看一遍就够了，因为已经熟记于心了，随时可以想起。还有些电影、书，看一遍也够了，因为没觉得要再看的意思。

倒不是怕余生只剩一半了，时间很够，就算有机会让我回到20岁，我是绝不愿意的。生命中自然有种种美好的时刻，但几乎所有片刻的美好，都是历经艰难才得到，过程太累太苦。比如圣托里尼岛爱琴海上的日落，是要经过天上飞十多个小时，海上飘八个多小时，才能见到的。又比如，盈盈一握的腰肢，是要咬牙闭嘴、汗流浹背才能得到的。而如果都不追求美与好的东西，生活着又有什么亮光和希望。可是，那么辛苦的过程，尝过后连想不愿想，所以，又怎么愿意再回到从前，重新再来一遍？

身和心皆不够强大的人，想要热爱生活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与谋生糊口无关，更与功成名就无关，单只想得到心灵安适和身体舒坦，就要忍受无数。为了一个笑容，要流泪千遍。为了一朵花开，要痴守三季。

就算轮回再生，也不太想有了，世间种种，皆不容易。哪怕做一棵树，要忍受风霜雨雪。哪怕做一阵风，都不知会染上什么连自己都厌恶的气味。所以，尽量把此生下半场过好，就是最大的无悔。

若一定要问来路，有什么怅惘的事，那便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，没有走很远的路，识得很多有趣的人。而是过早把自己交给了安稳的生活，交给了一个人。那些浪迹的风，不停脚的云，木屋的火，忧伤的歌，都没有太多在记忆中。有时很喜欢看青春电影、公路电影，听流浪歌声，下意识里，是一种羡慕和弥补。

中年的旅途，是很怕付出的。我为什么这么劳累地来看一点风景，我为什么要认识陌生人，我甚至不能把僵硬的身体交到一张陌生简单的床上，我会经常想起，明天回去，要做什么，后天，又有什么事在等着，身在当下的风景中，眉头皱在平常的生活中。不是不快乐，不是太焦虑，而是，现实就是事实，又有谁能抹去时光片刻，纵然暂停又如何？

中年的旅行，是妇人眼角皱纹里的脂粉，无论涂多少，皱纹仍在。

## G20 杭州峰会 文艺晚会有感

梁根土

滴翠苏堤一线牵，群雄云集舞台前。湖光变幻芙蓉艳，火树神奇西子妍。初奏春江花月夜，复弹梁祝蝶姻缘。高山流水知音聚，合作双赢别有天。

## 鸬鹚天 参观大门大桥感怀

梁根土

海水雄驱拍岸潮，大门有史最风骚。昔时来往隔江望，此刻交游特自豪。高速公路，彩虹桥，四通八达在今朝。六鳌翻背悄然退，锦绣画图齐力描。

# 保姆阿芹

李远澍

母亲突发心衰，继而脑梗，在揪心嘈杂的抢救室里度过三个不眠之夜，终于挤进神经内科病房。我们日夜陪护，无奈眼高手低，把母亲也摆布得很累。医师说得雇个保姆。

雇保姆，由住院部好管家公司来安排，公司按天从保姆日工资额中扣除10%的管理费。保姆吃饭，自理，睡，病房里的钢管折叠椅一拉一摆就是了。一挨上午医师查房后，楼道里便不时传来错落有致的脚步声，那位口抹玫瑰红、掖个包包也玫瑰红的好管家，身后总是簇拥着三两个待岗保姆，捧着贾府凤姐范儿款款而过。

阿芹，玫瑰红，给母亲介绍的第二位保姆，之前约见的只是扯着床帘张望，一瞧母亲插绕着那么多的管子，就悄然转身了。

阿芹，四十多岁，结实，灵动，扎了个兵马俑式的发髻，一张喜气的脸。她对管子们视而不见，径直来到床头，俯身喊了声阿姨哎，母亲以为乡下哪位亲戚又来探望，喃喃嗔木木地应道。玫瑰红，利索地签好合同，拿押金，便扭着屁股错落有致地走了。

阿芹放下背包就忙了起来，叫我们去买些湿纸巾、纸垫片、什么屁屁乐软膏，还追到电梯口补上一句，出院院北门右转过桥斜对面那开大药房，正宗又便宜！回来时，阿芹已将床上床下、床头柜、洗手间都打理得清清爽爽了，母亲斜靠床头，正安祥地望着我们。

阿芹来自皖北农村，在W市医院做保姆各科病房都待过，算是全科保姆啦，阿芹如是笑答我的询问。只是前些日子阿芹离岗南下，她的一个在右边收废品的堂弟，说是替她找到一个既赚钱又省力的好机会。阿芹一声叹息，天下哪有闲着双手能发财的事儿。她在那里郁闷了十余天，扭头赶回又做起了保姆。

护理母亲最头痛的事是大小便失禁，一天七八次，要勤查勤洗，然后揩干、吹燥、抹药、搽粉、垫片、换纸裤，阿芹心到手到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和颜悦色地忙碌着，还不时鼓励母亲与之配合，总算避免了皮肤感染和褥疮。平时拍背、雾化、鼻饲、导尿、接转吊针，有些护士操作的活儿，凡有吩咐，阿芹也都办得妥妥的。

每逢医师查房，阿芹俨如亲属，母亲的精神状态、血压体温、饮食胃口、

大小便次数，甚至放了几个屁，皆有问有答，一气呵成。有次还大胆建议，速尿针能停一停哦，居然被采纳。若用官方用语来考评保姆，措辞同样令人肃然起敬，阿芹同志护理工作全面认真细致，全力协助医务人员，确保患者平稳度过危险期，成绩突出，值得充分肯定。

三周后，母亲憔悴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，阿芹不知从哪里借来吹的剪，把母亲一头凌乱的奶奶灰，理成小波小浪状，格外地精神。

母亲的病情，阴转晴，阿芹的情绪却，晴转阴了，她常常捧着手机，望窗外，又常常躲进洗手间接听手机，那手机也常常飘出时而激昂时而凄迷的歌儿，听着听着眼眶红了。昨天她又忽地冒了一句，网上传一个肾能卖20万，真的吗？我骤然感到眼前这位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保姆摊上大事了，心里不由生出一份担忧。

交谈中方才探知一二。2000年阿芹举家来W市，在建筑工地打工，后来嗜赌的老公甩了她母子三人失踪了，阿芹独撑家门改做保姆，好不容易将孩子扯大。眼下大儿子打两份工，白天快递晚上保安，小儿子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书，随大儿子吃住。逢年过节，保姆工资翻倍，阿芹更舍不得请假，连小儿子的家长会也一次未去参加，从那后小儿子也再没喊她一声妈了，阿芹说罢凄然一笑。去年大儿子交了个女友，按老家习俗急着要盖个婚房呀。阿芹边说边叹，一切为了孩子，微信中翻出自拍，大的阳光，大咧咧的，小的文静，怯生生的，且多是些侧面和背影，阿芹说那小的总是回避她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竟拿出干部的场面话宽慰她，对她的正能量也着实点了赞，直至赞出个阴转晴来。

母亲入院四周后，尽管尚在康复，医师就催着转科或出院了，医院规定床位是有周转期的，时间一到必须转出，待一二周后，视情再转入。我们只得又托朋友百计千方，结果转到什么保健科。这是个干部治病养病的，宽敞又静谧，入住的自然是一些体面的人。转科刚刚张罗好，阿芹乍露喜色又忽而凝重起来，悄悄问我，您是干部喔，有事求助您，那神情像重病患者期盼着专家会诊的良方妙药。虽是被阿芹推想出来的干求，我当然也很认真地倾听她的请求。

原来阿芹那次南下卷入一场变相

传销，对她来说不亚于南极探险。那些天，她整天沉浮动员会、培训会、交友会，在想发财、先发病、头脑简单向前冲的声浪中热辣辣晕乎乎惶惶然地度过的。当阿芹怯生生地抽出深藏内衣带着体温的银行卡，她说就这么轻轻地被吱溜地一刷，遂成了堂弟的下线，多年辛苦积蓄的6万元就与之拜拜了。堂弟鼓励她只要发展3名下线，就是坐享月薪万元级的经理了。阿芹的背包里，至今仍躺着那本她在培训班上抄得端端正正的笔记簿，手机里还留着欢迎新会员狂欢晚会令人心醉的视频，还有大合唱《滔滔的北港湾》那段荡气回肠的旋律。

阿芹说就是用脚趾头去想，也想不到堂弟会骗我呀！老公失踪那年，堂弟专程赶来看望，临走还丢下3000元资助。现在堂弟的手机你再怎么打也不接了，后来竟成空号。您说政府会管她们打工的这档事吗，那被刷走的6万元还能刷回来吗；几位侄女又结伴南下，真担心她们也被骗，若如实劝阻，又怕坏了堂弟在老家的好名声。阿芹就这般纠结地自言自语，自问自答。而我倒像刚执业的医师，不，像初来乍到的保姆接手一位重症患者，除了建议马上给当地警方报案的，金点子外，已别无良策，也无法令阿芹再生喜气了。

护理之余，偶尔抬头远眺窗外行色匆匆升腾南行的云团朵。天光云景，煞是好看。不看云朵，好像对不起窗外的好天气。阿芹说，那云朵你想什么就像什么。西南角随风漂浮的那一抹，像极了位位辛勤村姑，时而弯腰劳作拾穗割草，时而低头赶路负重前行，身后还随着两个娃儿，一大一小的。阿芹抹了一把眼眶说，那云朵真像她一家三口子呀，这就是她的生活照呀！云朵就是云朵。显然，阿芹动情了。

闲来无事，也相对无言。我们没有像当过干部的工作同志那样，在病房里还有摆不尽的成绩和说不完的光彩。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钢管折叠椅上盘腿默坐，闭目养神，有时也旁听阿芹手机里《滔滔的北港湾》那首熟悉而又陌生的歌，为了共同的梦想，多少人背井离乡，曾经失落和迷茫，酸甜苦辣都得尝，新一级的大方向，谁也不能来阻挡。

有次母亲醒来问我，阿芹听的介姆歌，咋流泪？我不懂流行歌曲。我还能说上什么呢。



乐成白云尖。陈政 摄

## 茉莉花

车前子

八大山人有幅小品，画的是茉莉花串。我碰巧见到真迹，呀，画的是紫茉莉。以前看过印刷品，一直以为是纯水墨呢。在这里，写上朱耷有幅小品，画的是紫茉莉花串，色彩艳丽些。这茉莉花串佩戴于手腕呢，还是颈间？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：宝钗玩着一枝桂花，湘云招呼众人吃喝，探春她们闲看鸥鹭，迎春却独在花阴下，拿着个针儿穿茉莉花。拿着个针儿，穿茉莉花，做成茉莉花串，大概是明清之际的女红。这样一来，再观八大山人这幅小品，平日常想，再观八大山人这幅小品，平日里想，再观八大山人这幅小品，竟然也有温温湿湿的脂粉味儿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有了好的故事：次早，天方明时，朱耷便披衣靽鞋，往她房中来了，她尚卧在衾内，一把青丝拖于枕畔，一幅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，衬着一弯雪白的膀子摆在被外，上面明晃晃一串紫茉莉花串。朱耷见了，叹道：睡觉还是不老实。回来风吹了，又嚷肩膀疼了。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地替她盖上。

八大山人就是怡红公子了。尘世的事，谁说得准呢？八大山人人生资料流传绝少，所以我写本《八大山人传》或者《紫茉莉花串记》的话，大概会把他在情种里整。情种的内心，或许确实孤峭冷僻得紧。



## 「书味」



《西風東土》行万里路，写一卷书。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，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。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，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。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，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，更是一本中国之书。

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。至于药性如何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。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，日本将是一味良药，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。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、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、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，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-弱社会的结构，则可能适得其反。小雅

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，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，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。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，更是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。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，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。麦芒

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。然而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，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。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，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，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。文君

(王常权 整理)

## 「好书」

### 《雨脚集》



止庵一向喜欢雨脚，这景象，每每遇上，总是看得饶有趣味，虽然杜甫当初讲，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，对此不无厌烦。而止庵置身事外地观看如北京话说，掉点儿了，或地面，或水面，往往倏忽而来，隐约而去，清晰可辨，又不留踪迹，像小动物一样富有生命力，仿佛是对天地不仁说法的小小抗议，且兼具秩序与整齐之美。此等境界看似寻常，却往往为人力所难以企及。

为此，止庵还作了一首《骊歌》，其中的一章专门提到了雨脚：雨天窗子成了整个世界，一些脚步跑来又跑去，雨天人替我做了一切，携着太阳去追赶一片桃树，或者去追赶自己，世界犹如密林深处。《雨脚集》是止庵唯一的散文集，共三辑，其一叙亲情、友情，多系感人之作；其二记居京及旅行趣事，其三写藏书看画经过。全书文笔清雅，见解独到。止庵文字从容，寓奇崛于平淡。

有关本书，止庵还说过一段话：这本集子所收录的，是我一些近乎散文的文章。编迄，无端想起雨脚来，尽管窗外是北京难得的没有雾霾的晴天。说来无非以此自勉而已。(王常权 整理)